

藏經書院版

卍
續藏經

第 118 冊

中國撰述

禪宗語錄通集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佛尼牟迦釋師本無南



卍續藏經第一一八冊目錄

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卍續藏經會編印

中國撰述 禪宗語錄通集部

正法眼藏六卷·····	宋宗杲集並著語·····	0001
古尊宿語錄四十八卷·····	宋頤藏主集·····	0157
續古尊宿語要六卷之內自一至三·····	宋師明集·····	0837

重刻正法眼藏序

正法眼藏者難言也。請以喻明。譬如淨眼洞見森羅。取之無窮。用之無盡。故名曰藏。夫藏者含藏最廣。邪正相雜。涇渭難辯。甚至邪能奪正。正反爲邪。故似泉眼不通。泥沙立壅。法眼不正。邪見層出。剔扶泥沙而泉眼通。剪除邪見而法眼正。自非至人。其何擇焉。昔竺乾有九十六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摧邪持正。逮家東土。白馬西來。正教始興。於濁世名相。尋陷於邪宗。由是達磨大師掃除繁蕪。直示本心。嗣後五宗分派。各別門風。會其樞要。卓乎純正。詎意人根淺劣。法久弊生。或承虛接響。以盲伽瞎棒。妄號通宗。或守拙抱愚。以一味不言。目爲本分。或彷彿依稀。自稱了悟。或搖唇鼓舌。以常平生。如是有百二十家。癡禪自賺。賺人淪溺。狂邪故我。大慧老人。承悲願力。運無畏心。決擇五家提挈。最正者凡百餘人。夏以成帙。目曰正法眼藏。是書也。如懸白澤裘。精妖喪魄。秉金剛劍。魔外潛踪。四七古錐。宗眼二三老漢。家珍不涉程途。一覽具足。知爲後學指南。無加此矣。時有繡水普善庵

沙門慧悅居士春門徐弘澤自慶奇遇。嗟彼未聞冀報佛恩。寡實重刻。屬余爲序。以貽同志。而參學者。使遊法界無邊之門。融古今刹那之念。猶是功勳邊事。若能了悟。則自心何知。自眼何見。非見非知。是真得正法眼藏者矣。

萬曆丙辰端陽日。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古越顯聖寺住持沙門 圓澄 撰

題刻大慧禪師正法眼藏

大慧杲公以迅鷹俊鶻之資。初被湛堂脫韃。繼受圓悟。礪爪然後搏摩雲空。蹴躡海浪。毛羣羽族。靡不遭其裂腦碎肝者。快哉無師自然之智。眞超然而獨雄者也。若夫議論風旨。形於楮墨。博大詳盡。橫所欲吐。必使了然印人之心。而回環轉折之妙。又若藻士杼軸而出者。抑何宗說之兼暢。歟。良由少侍圓悟。令處擇木堂日。與士大夫周旋。稔其華辨。不無資發之助。耳杲所善。士大夫無如無盡。無垢兩居士。無盡始以功名自喜。事業未盡。可人摧拉之後。霜降水涸。洗露

本根當世味蜚口之餘，領醒酬沃心之益，想見空關明妙，令得復秉權軸，更展作畏，未必無可觀也。子韶金顙玉骨，瑤瑤名節，自樹剛大之氣，浩然伸於華夷，迨其晚也，必以覺場爲息心之地，與杲老契稱莫逆，杲因以有衡陽之譴，後會怡然，曾不齒及。此兩人者，相與於無相，與其所以然之故，寧易測哉？嘗試論之名納之與士大夫處，雖無心襲其文采，有如編裏旃檀，芳馥暗透代之偉人，世智辨聰，種種靡缺，至於發真歸元，末後一著，子必須無面目，漢痛下老拳，杲之所著語錄書問宗門武庫，與是編大都貫串，宗乘出入孔老，蓋礪斲其門徒者十七，而爲士大夫發拳者十三，吾輩有意踵兩居士躡者，尤宜盡心，焉不獨緇流當奉爲家珍而已。

萬曆丙辰孟夏浴佛日竹嬾居士李日華識

答張子韶侍郎書

左右以自所得警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宗，果所集正法眼

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真可惜耳。故宗杲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既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掘苗矣。宗杲豈不曉警脫一椎，便七穿八穴，是性燥，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爲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爾，則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

者有何不可不必須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拖泥帶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白汾陽無業鎮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法昌遇諸大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是拖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并著語

繡水春門居士 徐弘澤 校閱

琅邪和尚問舉和尚近離甚處舉曰兩浙船來陸來曰船來船在甚麼處曰步下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便拂袖而出琅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曰舉上座琅邪遂親下且過堂問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相觸忤舉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曰某時到舉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琅邪遂作禮曰慧覺罪過

妙喜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鶻剗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據實祇對琅邪末後不合作佛法道理是杜撰處或者道琅邪被舉公道箇杜撰心中疑惑即時倒戈卸甲遂挽留舉公咨決此事謂之坐參一犬吠虛千猿啼實蓋由主法者智眼不明濫觴宗教疑誤後人殊不知二大士激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蹋決非跛驢盲者之事井蛙醯雞又焉知宇宙之寬曠邪予嘗室中學此話問學者你還肯琅邪此語否曰不肯何故不肯曰不合作佛法道理予復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查渡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你還肯雲門此語否曰肯肯者云何曰雲門無佛法道理予曰師家問處一般學者答處無異你爲甚肯一不肯一學者佇思予連棒打出復召其僧且來且來其僧回首予曰你若作棒會帶累我也是箇瞎漢其僧便禮拜曰今日方

知瓊邪與舉公非常情可測予曰你看遮瞎漢亂
統又打喝出予因罪居衡陽杜門領省外無所用
心間有衲子請益不得已與之酬酢禪者冲密慧
然隨手抄錄日月浸久成一巨軸冲密等持來乞
名其題欲昭示後來使佛祖正法眼藏不滅予因
目之曰正法眼藏卽以瓊邪爲篇首故無尊宿前
後次序宗派殊異之分但取徹證向上巴鼻堪與
人解黏去縛具正眼而已

嚴頭和尚示衆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
句難作箇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
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亦云
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
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轉轉地若也看不過
纔被人刺著眼吃瞪地恰似殺不死底羊相似不見
古人道沈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麼便
不與麼是句亦刻非句亦刻自然轉轉轉自然目前
露保保地飽胸胸地不解却不解較不見道却物爲
上逐物爲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是較猪狗眼赫

亦若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却有些
子氣息便知深淺硬斜地汝識取遮箇狸奴面孔
與麼時不要故揅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
著物不解轉刺著肩漉漉地遮般底椎殺萬箇亦無
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較人火急却似刺蠅子
相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噴
斗呌地有甚麼近處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
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
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胃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觀
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煖煖地
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
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較斷後不用尋
伊去住底遠近但放却自然露保保地不用思搭著
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
難治是我向前行腳時參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
管帶坐得骨腎生胝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肚
裏黑漆漆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見
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

醒酬亦能殺人遮箇不是汝習學得底遮箇不是汝
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鴈月
三十日赤闕闕地無益當莫造作捏怪但知著衣喫
飯屙屎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禪道者有一片衣
不敢將出曬恐人見怕失道者名圖人讚歎作甚麼
不中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佗繩床上老椿搥扇漉漉
地將爲好誑說人別造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好
不見道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深
淺遮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麼
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眞
是無孔鐵鎚聚得一萬箇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骨
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
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曾歷
間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
切須識取左右句遮箇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住
底遮箇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
便較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閑閑
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

亂自然露保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
似一團火焰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
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眞淨和尚示衆云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
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
定相法門動卽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
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佗洞山門下
無佛法與人只有一口劒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
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
伊擬近前便與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
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佛眼和尚示衆云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
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
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
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雲門和尚拈起拂子云遮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
本國事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云吽吽特舍
兒擔枷過狀

妙喜曰遮老漢克由耐耐冒姓佃官田更不納苗稅

拭眼歸宗和尚示衆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佗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佗覓從前只是依佗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曰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曰有向卽乖僧云不向者如何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日子還聞否僧云聞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趁下

羅山和尚初入院時上堂纔攬衣欲坐卽云珍重便下座良久却回云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纔出禮拜山云也大苦僧禮拜起云某甲咨和尚山便喝出僧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山云道甚麼良久云若是上士脚纔跨門便委得若也觀面相呈猶是鈍漢口喃喃地不消一饅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是

甚麼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若能操持一任操持若也出場定當須是箇漢始得機機相副法法無根互爲賓主雖然如此切忌承當何故你若野干鳴我卽師子吼我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所以道意中句句中意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會意能割句句能割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句不明事理不通只是箇無孔鐵鎚古人喚作流俗阿師似遮般底如稻麻竹葦有甚麼用處此箇門中須是箇漢眼卓朔地點著便轉轉地豈是你清濁可羨凡聖能詮有甚麼漢上士相逢如擊石火如爆龜紋迅速如風捷辯如電快著精彩一人半人事褫言句動逾萬億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以道恁麼則易不恁麼則難亦云恁麼則難不恁麼則易諸人作麼生大須細意兄弟夫行脚也須帶眼莫被遮般底罩却教你直須冥然去須得綿綿去苦哉被遮般底無辜枷著有甚麼出期遮箇如水上葫蘆子有人按得麼常露現前滔滔地自由自在未曾

有一法解蓋得伊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撥著便露
觸著便轉轉地蓋聲蓋色展即周流無滯常露目
前豈是兀兀底出則無無不是入則箇箇歸源聲前
迴迴地豈墮有無所以道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
親近如隔大千聲前一思大家具知遮箇作麼生會
尋常道聲前有路從汝洞明句後不來猶虧一半纖
毫不透如隔鐵圍奇特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
會目前生死意句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上
古之機鋒亦是今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
露眞詮須知已有的能破的大用無虧圓通現前魔
難措手若也未得如此一切四威儀中合作麼生明
顯還見伊面孔麼遮裏尋常道面門一思常時無間
諸人還得怎麼也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保保地
不與萬法爲隣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
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須
得本智現前本地風光常露保保地自由自在出入
無滯方可達時乃至龍神擎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
有蹤不是貳形實去兄弟透頂透底始得莫只遮邊

那邊遠得些子言句到處插語指東畫西學古學今
遮般底椎殺一萬箇有甚麼罪過明朝後日錮鑊人
家男女打汝鬼骨臂有日在知麼宗門深奧酌度胃
襟饑餐易飽細嚼難饑根本老殊良由自錯虛勞一
報空腹高心過是阿誰食人言語揀擇是非只占已
長終無是處無事珍重

琅邪覺和尚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琅邪拈拄杖
僧擬議琅邪便打云道僧云不道爲甚麼不道僧云
三世諸佛不出於此琅邪又打尋時趨出乃云教中
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罪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
射

雪峯山畔有一僧卓菴多年不剃頭自作一柄木杓
去溪邊舀水喫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菴主
云溪深杓柄長僧歸舉似雪峯峯云也甚奇怪雖然
如是須是老僧勸過始得峯一日同侍者將剃刀去
訪佗纔相見便問道得即不剃汝頭菴主便將水洗
頭峯便與剃却

雲居簡和尚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

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曰閉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晦堂和尚示衆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釋迦老子千門萬戶一時擊開靈利漢纔聞舉著撩起便行更若踟躕君往西秦我之東魯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大悟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甚麼若言無遮僧爲甚悟去雲峯悅和尚云雲門不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爲蛇畫足雲峯則不然遮僧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妙喜曰雲門老漢大似阿修羅王搖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寐語作甚麼復云雲峯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奈蹉過雲門何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大珠和尚云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不清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開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

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踢踢翻四大海一擱擱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雀噪鴉鳴栢樹間

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擡羊挂角時福曰不可我作雪峰弟子不得

眞淨和尚示衆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得網來卽向汝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鷄子莫驚著報寧卽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你出得網來卽向你道待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報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一喝云把手搜不住

龐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烏白和尚見玄紹二上座來便問二禪伯近離甚麼處僧云江西白便打僧云久嚮和尚有此機要白云你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白又打云同坑無

異士參堂去

趙州和尚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遂喚云文遠遠應喏州云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

慈明和尚示衆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諸仁者若也信得去不妨省力可謂善財入彌勒樓閣無邊法門悉皆周遍得大無礙悟法無生是謂無生法忍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且問諸人阿那箇是當念只如諸人無明之性卽是汝本覺妙明之性蓋爲不了生死根源執妄爲實隨妄所轉致墮輪回受種種苦若能回光返照自悟本來真性不生不滅故曰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只如四大五蘊不淨之身都無實義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貪愛所使無暫休息出此入彼積骨如毗富羅山飲乳如四大海水何故爲無智慧不能了知五蘊本空都無所實逐妄受生貪欲所拘不得自在故所以世尊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若能了知幻身虛假本來空寂諸見不生無我人衆

生壽者諸法皆如故曰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唯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著真宗故曰本源自性天真佛又曰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若如是者是爲度一切苦厄乃至無量無邊煩惱知解悉皆清淨是爲清淨法身若到遮箇田地便能出此入彼捨身受身地獄天堂此界他方縱橫自在任意浮沉應物舒光隨機逗教喚作千百億化身與麼說話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尿不識好惡乃呵呵大笑云若向禪僧門下十萬八千未夢見他汗臭氣在雖然如是事不得一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喝一喝

保寧勇和尚示衆舉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遮語聲是大衆傳大士此之一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瞥地者亦多錯會者不少玄沙和尚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和尚云你且道禪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此二尊宿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

頌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
 背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囉哩哩囉
 哩僧問如何是保寧境云主山頭倒卓如何是境中
 人云鼻孔無半邊如何是保寧家風云硬餬餅爛鉢
 飢忽遇客來將何祇待云蠹蝨易飽細嚼難饑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
 嚴云既是一物不將來又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
 便擔取去黃龍南和尚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
 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爲知
 已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

法華學和尚示衆云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
 遍天下談玄口不開

妙喜曰作賊人心虛

定慧信和尚問僧忠國師無情說法南方尊宿如何
 商量僧云諸方皆云六根互用信云教中道無眼耳
 鼻舌身意將甚麼互用僧擬議信劈脊便打生法師
 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雲門以拄杖空中敲云阿耶
 耶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聲雲門云遮俗漢又

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

玄沙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瑞巖來沙云瑞巖有甚
 麼言句云和尚尋常喚主人翁自應云諸惺惺著佗
 後莫受人謾沙云一等弄精魂猶較些子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
 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念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
 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云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
 聞道釣舟傾

薦福古和尚示衆舉百丈恒和尚有時上堂衆纔集
 云喫茶便下座有時上堂衆纔集云珍重便下座有
 時上堂衆纔集云歇便下座往往多用此時節因緣
 衆人罔測津涯後來又自作一頌頌此三轉因緣云
 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
 大衆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頌且道見處如何還知得
 失否要麼麼據佗三度上堂時節恰似箇好人後來
 作此一頌恰如面上雕兩行字若是通人達士舉起
 便知後學初機難爲揀辨老僧與汝從頭注出百丈
 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賊物出來直下便承

當敢保君未徹大似抱贓判事然雖如此諸仁者若具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不分可謂顛倒佛性更須博問賢良可惜虛生浪死

歸宗寶和尚讚初祖達磨并序

師眞徒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眞乾坤廓落

師相兮世所希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兮鋒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住少林兮慍懣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琅邪覺和尚觀此讚乃述頌云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墨師心兮戴手攜隻屐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只將此頌驗盡天下衲僧

妙喜曰戴此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則禍生

眞淨和尚示衆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看遮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

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師且道笑作甚麼還知落處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興化葛藤裏較轆

趙州和尚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州云作麼生是某住處居云山前有箇古寺基州云和尚自住取次到茱萸萸亦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州云甚麼處是某住處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州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僧問慈明和尚如何是佛云水出高原又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云釣絲絞水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鑊湯無冷處

大潁眞如和尚舉雪峯嘗謂玄沙曰有箇南際長老問無有答不得者際一日到雪峰峰令訪玄沙沙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

不求知者沙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麼立沙恁麼道大瀉恁麼舉不得動著何故如擊塗毒鼓遠近聞皆喪

瀉山問仰山甚麼來仰山云田中來瀉云田中有多少人仰插鋤叉手而立瀉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拽鋤而去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鋤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瀉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妙喜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云在遮裏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策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乾峰一期指路曲爲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汝等諸人須窮二老之意莫逐二老之言得意則返正道以歸家尋言則蕩邪途而轉遠大愚一日辭歸宗宗問甚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

去宗云諸方有五味禪我遮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和尙一味禪宗鶻口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噯我會也宗云道道愚擬開口宗又打趣出灌溪初參臨濟纔入門濟鶻胸擒住灌溪便云領領濟便托開

眞淨和尚示衆云佛法不順人情諸方長老開口盡道我會禪會道且道伊會也未無端向屎坑裏坐謾神說鬼似遮般底打殺千萬箇與狗子喫有甚麼過又有一般禪和子大開著眼被伊狐魅殊不自知鶻頭著屎澆亦不厭惡大衆彼此丈夫爭受恁麼自己合作麼生

僧問睦州和尚如何是展演之言州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云伏惟尙饗

雪峰和尚到投子投子指菴前一片石謂峰云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云須知有不在裏許者投子云不快漆桶投子與峯遊龍眠路有兩條峯問那箇是龍眠路投子以杖指之峯云東去西去投子云不快漆桶峯問一椎便就時如何投子云不是性燥漢云不

假一椎時如何投子云不快漆桶又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投子將錢頭拋向面前峯云怎麼則當處掘去也投子云不快漆桶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主賓互換坐斷乾坤料揀雙施誰人舉目釋迦聖主示滅雙林達磨大師眞歸熊耳琅邪門下還有具眼衲子眞正道流麼若無應病與藥診候臨時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去此二途請師別道琅邪云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僧便喝琅邪云作家僧擬議琅邪便打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佛法無事人自迷源祖佛出來大家整頓故有教流沙界道播四方盡皆捨短從長窮究本性若達一切皆通信手拈來千般受用且道怎麼說話還合得祖宗門下事麼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宗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宗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

明得箇甚麼邊事宗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宗云遮箇措大空讀萬卷書拳頭也不識

僧問清平和尙如何是大乘曰井索如何是小乘曰錢索如何是有漏曰筰籬如何是無漏曰木杓法雲圓通和尙曰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筰籬木杓

法昌遇和尚垂語云我要一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妙喜曰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

眞淨和尚示衆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州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麼鬚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雲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

玄沙因誤服藥偏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沙云膿滴滴地懷和尙頌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顛家風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端和尚云曾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清淨法身只答他道屎臭熏天又云蓮花葉上化生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